

改良宣講集要

下函

繪圖宣講集要

宣統元年仲春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5
9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官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繪圖官講集要

卷下

七世同居

宣講集要卷下一

目錄

七世同居

無賴叔

無心得地

敗節變猪

創立義田

大德化鄉

化蛇報怨

掘苗報仇

接嗣報

祝地成潭

解忿愈疾

搜雞煮人

宣講集要卷下一

七世同居

明朝孝感縣程氏為湖廣望族其始祖原籍係江南新安縣人氏明初遷居孝感洪樂里生子七人他弟兄自幼和睦相親相愛凡事互相忍讓無一點藏怒蓄怨之心及弟兄皆已婚娶雖妯娌之間常有口角他弟兄仍以和氣為尚總不聽婦人的話且又嚴教其婦弟兄同居多年慕唐朝張公藝明初鄭太史之風世世同居不欲分爨想起詩經有云棠祿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於是把棠棣折了數枝挈在園中栽定焚起香燭向天祝告曰

弟兄們焚香燭同來跪定

祝告那虛空中過往靈神

我弟兄自幼來大家和順

並未嘗相吵鬧相欺相侵

欲效那張公藝百事容忍

九世的同居處和氣一門

又欲學鄭太史婦言不聽

七代的不分爨一家相親

因此上把棠棣園中栽穩

弟兄們願像他枝葉茂新

必要待這棠棣枝葉枯窘

兒孫輩方可以把家析分

倘若是違背了這番教訓

猶恐怕遭天譴惡報隨身

程氏弟兄祝告以後那棠棣發榮滋長大有數圍其子姪輩都各守父訓無有議分居者至三世有一蠢子愛聽婦人的話那婦人遂向他刁唆說那幾房人多我們這一房的人少不如把

家分了各人好積銀錢蠢子心無主見爲婦言迷惑遂懷二心朝夕吵鬧欲要分家各居族人不從皆說祖父曾有遺訓願子孫世世同居必待棠棣樹枯乃許分析今方傳三世棠棣又未曾枯槁豈可違背祖訓自貽伊戚乎此事斷乎不可那蠢子見族人不許分居無可如何一心想棠棣樹死又不能死私想一計悄悄以滾水灌樹令其速死孰料那棠棣也甚稀奇雖被滾水灌過枝葉茂盛如故蠢子猶不悔悟乃與妻子商議欲逃走漢鎮去置鍋另爨不與族人同居商議定了蠢子先往漢鎮探看走至中途忽然得急病死了其妻子同時得病死於家中宗族聞知此事人人恐懼於是族長聚會宗族借蠢子警戒之日

子姪們上前來我有話嘆
 想祖父七弟兄不肯分爨
 不料得這蠢子心腸改變
 又孰知違祖訓遭了天譴
 看起來我們要大家龜勉
 凡百事相忍讓休把氣逞
 惟願得一族人和睦無間
 族長說罷又恐族人過後遺忘了於是置一鑼一鼓懸吊中堂
 早晚間令僕人鳴擊繞宅而宣曰勿聽婦人言使人聞之各自
 警惕凡事大家忍讓喜則相慶憂則相戚無恃強凌弱以下犯

從今後大家要遵守祖傳
 一心想兒孫輩和氣一團
 暗地裡與婦人商議從遷
 他夫婦同一時命喪黃泉
 一心的守祖訓志向要堅
 切不可聽信那婦人之言
 方不負我今日教訓一番

上之事一家雍睦初無間言郡守聞之造門拜謁見一母猪喂
 小犬的奶心中怪異以問族長族長曰前有母狗生下小犬忽
 然病死此犬無有奶吃故母猪代喂之耳都守聞聽此言知為
 和氣所致不覺懽喜贊嘆曰

一見得那母猪把狗哺養
 自古來狗與猪不同形像
 不料得你家的這等和暢
 這都是由你家能相忍讓
 昔張公有貓兒失了哺養
 又陳氏喂的狗百隻以上

不由我這一陣喜氣洋洋
 若兩個撞見了多相咬傷
 那狗兒把母猪認成爲娘
 故所以那和氣致此禎祥
 那母狗喂他奶二難流芳
 吃飯時等一路義門昭彰

我願將你的家事奏於 皇上使滿族受旌表萬古名揚郡
守辭了族長回到府中遂即申文入朝 皇大喜旌表其
門曰義門延至七世子孫蕃衍不下數百人棠棣忽然枯槁族
長以人繁費冗難以經理乃遵祖訓分居各爨焉 國朝乾隆
丁酉選拔程行任其裔孫也夫宗族之不睦或富者慳吝沒得
顧貧之心或貧者圖賴常存嫉富之念有些爲財氣參商有些
爲纔言角業有些爲侵吞祖宗祭祀有些爲強伐祖墳樹木相
爭構訟紛紛不一不知宗族同是一本雍睦未昭即孝弟有所
未盡凡爲宗族者須存篤厚之意可也

創立義田

篤宗族的若要做大事業專靠那富貴有力量的人怎麼專靠
他祖宗既遠不能保子孫戶戶都好專望那好的子孫保全補
救使祖宗無不平之恨這就是仁孝大功德譬如父母生幾個
兒子中間有個富貴的有個能幹的顧盼那幾個都有吃有穿
父母豈不快慰這等孝友功德福祿定是無窮盡了而今富貴
家不肯厚宗族總是怕子孫不寬剩想你那愛宗族的心自然
不敵你愛子孫的切却不知千古愛子孫的人正是那千古愛
宗族的人你們聽我說一個極愛宗族的宋朝賢人范文正公
名叫仲淹極窮隨母下堂十四歲時纔知他有本宗立刻回家
又沒得屋住寄居廟上發憤讀書每日吃粥面上畫一個十字

分作四頓，他說要這樣分派，纔餓得勻淨。冬天冷，在書房圍屋轉走，身上走熱了，又坐起讀，你們看這就苦極了。到十九歲入學，仍是窮秀才。那范文正雖窮，他全不在意，常說我異日做官，要與天下同憂樂。鄉人都笑他。及到二十歲，果然中了進士，做內官，慶歷二年出征西夏，爲元帥，三年入朝爲宰相，每年俸銀十萬，至是廣有蓄積。夫人與四位公子都勸置買田產，起造房屋，文正公不覺淒然說：我們如今豈愁衣食住居？但我范氏宗族甚多，在我雖有親疎，在宗族看來均是一室子孫。我二十年來立願賑濟，而今豈可自肥嗎？

想祖父百餘年積德行善

到我身方發達得做高官

這福報原不是自己能幹

一族人應該要公受同頌

我若是獨一人自居盈滿

身死後見祖宗有何面顏

從今後且莫忙安排家產

回蘇州先贈族廣置義田

夫人與公子們說他高見，都稱贊盛德。於是在蘇城外買田千畝，每年收穀八百石，文正公定立條款：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件，嫁女者五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老者三十千，葬幼者十千，族之聚集舉火者九十口，擇族中年長有德的人經理賬目，每年報消安置停妥，然後自己薄置田產於蘇州城內，買陽宅基趾，看地師說此地當發屢代科名。文正公說與其我一家發功名，不如一州發功名，遂捨此地建脩聖廟，培

一州文風蘇州果然有名鼎盛文正公一族頌德一州頌德傳
 於天下莫不頌德後公享上壽無疾而逝家無餘積朝中官員
 四方弔客惟蔬飯而已族男女內外莫不扶老攜幼登堂痛哭
 千萬聲叫相爺悲聲齊放 一族人鬧嚷嚷那喊上蒼
 怎不把大恩人長留世上 老天爺你把他請向何方
 可憐我每日裡分給供養 可憐我每年間分給衣裳
 可憐我貧父母有錢安葬 可憐我窮姊妹縫製新裝
 這還是領回家安置停當 還有那九十口同往義莊
 自古來未見有這般仁讓 苦搨你幾十萬花費錢糧相爺
 難道說你兒孫你不思想 況且你苦讀時煮粥熬湯

為甚麼把捧錢大家分賞 可憐你待族人痛入肝腸
 世上人享富貴裝模做樣 親與疎那管他斷食絕糧
 我族人生成的貧窮骨相 若不得相爺恩多少死亡
 到如今親友們處處誇獎 都說我宗族中脩個佛王相爺
 你如今為神明定在天上 你如今見祖宗定有輝光
 你子孫我族人又是瞻仰 還要你默佑他富貴縣長
 那吊客莫不下淚鄉里同夢公為地府冥王公子純祐純仁純
 禮純粹位列顯官純仁繼為宰相體父志又增置義田千畝子
 孫世世富貴不絕至今千百餘年惟范氏義田尙在地方官奏
 設規條文正公嫡派子孫計口分授你們想為子孫計長久那

有到千百年的這豈不是千古第一個愛子孫的人這人却就是千古第一個愛宗族的人你看他從前那樣困苦一旦做了大官若是別人窮怕了的不知何等吝惜而今鄉間有從前落寞的後來掙得幾個錢輪起磨亦吃連父母兄弟都只落得光眼看何況族人你聽他坐倒傳教子孫說你等切莫信人說施濟的話你窮了無人施濟你哩一文錢不落空緊緊記到呵他把施濟當作落空所以宗族們一口水都喝不到他的殊不知產業廢興無常有傳一再世而廢的有卽其身而廢的後來名聲反不好聽將文正公來比想莫要錯過了呵你們又莫說定要像范文正做宰相定要買立義田幾千畝方算厚宗族隨你

力量有大富貴的厚法有小富貴的厚法你但從仁孝上立心上天爺都是不負你的呀明朝汾州副榜鄧成美念年歲豐歉不常自己無力救荒約族人商議興一個周利會以保闔族其法豐收時每畝出穀一斗來春青黃不接有人借的按三分行利秋場還納積之數年必然豐備不幸遇荒年看族人緩急散給以活之所謂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也未幾早荒獨其族無飢民成美享壽七十五死之日異香滿室鄰人皆見冥役無數聲言接某城隍這周利會並不費錢普願天下姓人效之卽不能作城隍亦必能保族昌大這是隨力量爲族人謀食的袁了凡先生無子廣行陰隲後生子儼其母作襖將買祭袁公說

絲繇性煖又輕家中自有何必買絮母說絲繇貴絮賤我想以貴易賤多買絮衣贈族中寒冬無衣的人袁公說夫人能如此念恤宗支是兒有壽了後袁儼登進士居顯位你想自己節省族中多少人受其餘潤願天下姓姓人效之兒子卽不能登進士亦必能保家興廢了這是隨力量與族人謀衣食的合這兩案看來有大富貴的厚法有小富貴的厚法厚族人自己也厚了總要從仁孝上立心纔好

接嗣報

山東濟南府商人蔣稼年三十餘無嗣意欲娶妾其妻毛氏不育而妬阻住丈夫惡言怒罵不准討小自己甘願絕嗣其胞兄

蔣植嫂王氏替胞弟着急百般勸諭毛氏不惟不聽反怪兄嫂多心無如蔣稼年已四十有六毛氏總無生育也漸漸失悔見兄嫂有二子夫妻向嫂言道欲抱他次子押長兄嫂口雖應允而故意悠忽毛氏每日呼姪到家食以菓餅因問姪曰你肯來我家否姪應之肯來那日蔣稼出外貿易兄嫂心生一計囑付兒曰嬌娘明日問你來不來你說不肯來等你後來死了你的家業田產概行歸我怎肯挨着你次日姪至他家毛氏又問其姪果如父母之言以對嬌娘毛氏心中大怒把姪立刻趕出罵道我夫妻尙在就想分我絕房從此視兄嫂姪兒如仇人不許上門也不等他丈夫回來遂忍氣請媒與夫娶妾不數日媒人

探得女親一頭要身體銀一百兩毛氏湊了五十兩還少五十兩寔湊不出看看難以成就兄嫂聞之大喜恐事不成急忙暗備銀五十兩私付媒人說道此銀只說是你的借與他作成此事切莫提我之名恐他賭氣不要反難成就媒依所言毛氏感謝不盡買妾歸家半月後蔣稼方回毛氏把姪兒之言告訴丈夫蔣稼也大怒辱罵就與兄嫂不和視若路人一般就是旁人聽一面之言也批評他兄嫂不是兄嫂不計念只圖天知而已次年其妾果生一子眉清目秀愛如珍寶毛氏對夫言道於今有了兒不怕別人分絕房了但去年娶妾與媒人借銀五十兩怎不見他來討此恩不可忘也蔣稼遂本利取了八十兩銀子

去謝媒人媒人說我貧窮如此那還有銀借與你不必謝我只去問你兄嫂自然有個謝處蔣稼滿心疑惑歸家與妻商議隨帶八十兩銀子至兄家請問緣故蔣植見問兩眼流淚胞弟呀你夫妻請聽正是為好反招怨手足兩參商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蔣植見問淚滿面 叫聲兄弟聽我言 你不問兄兄不嘆
題起此事有根原 不幸爺娘把病染 丟下弟兄在膝前
父母臨終把話嘆 為兄常常記心間 蔣稼道小弟那時年幼不知道所說何事你
試講看 他說不孝有三件 無後為大罪彌天
蔣植道 總要兄弟存善念 培補香烟後代男 一雙筷子兩個碗

一接起兩房心方甘	誰知天不遂人願	辜負二老臨終言
我弟年登三十滿	膝下無女並無男	你也時常把氣嘆
弟 ^二 為兄愁落眉毛尖	弟妹他們見識淺	不許娶妾為那端
甘願絕嗣打口愿	夫妻反目不相安	朝日吵鬧見爭端
為兄有話不好言	跌倒兄弟把你勸	反怪兄嫂愛管閒
日月如梭忙似箭	白髮催老少年男	不覺二弟四十滿
方纔失悔無後傳	抱姪押長是正幹	怎比親生連心肝
待重待輕不敢怨	貧窮也要送上山	我兒不拘非護短
怕他後來變心田	異日不受你經管	旁人反說兄不賢
分明想把絕業占	故意過繼一捆三	那時為好遭暴怨

手足恩愛反成冤	為兄心腸都想濫	口雖應允故作難
弟去貿易出外面	將計就計布流言	教你姪兒儘亂講
點將不如激將官	假意要把絕業占	自己無兒會喊天
急起弟妹回心轉 ^{兄弟}	與你討小接香烟	媒人四路把親看
為兄聞言暗喜歡	誰知好事多坷坎	親事雖圓財不圓
他要價銀一百兩	少缺一分不周全	為兄暗地行方便
私墊銀兩方辨圓	拖付媒人莫亂說 ^{兄弟}	那知為兄用心難
我弟貿易回家轉	不察秋毫亂糊言	夫妻口口把兄怨
反怪姪兒壞心田	若得旁人說長短	說兄起心不善焉
弟兄不和成仇怨 ^{兄弟}	孝弟二字在那邊	兄嫂常做路人看

一年多載不交言 而今香烟不該斷 兄遭埋怨心也甘
 時時存心圖天見 細細思想為那端 今幸皇天開了眼
 你也向兄問根原 一則祖宗有靈驗 二來骨肉得團圓
 五十兩銀值多少 為兄已墊到理當 施恩原不向你取
 存心自有鬼神觀 但願姪兒無災難 易養成人瓜瓞縣
 承宗接祖聲名顯 父母陰靈也喜懽 異日兄弟百年滿
 墳前有人化紙錢 這是為兄心一點兄弟 說明切莫記心間
 你的銀子你收轉 願你子肖孫也賢
 蔣稼夫妻聽兄此言如夢初醒方知兄嫂是片好心夫妻大哭
 痛悔前非跪在兄嫂面前將銀子現上望兄收納蔣植堅意不

收治酒與兄弟歡飲而散後蔣植二子名登進士蔣稼連生三
 子二子游泮一子官至尙書世代簪纓不絕蔣植弟兄俱終壽
 考可見手足之間先要兄寬方能成其弟忍今之人見弟兄一
 有乏嗣乃曰可占絕業言者雖云無心聽者有意無怪乎手足
 之不睦也有兄弟者當以此為鑒

無賴叔

西贛縣一人名無賴叔其家貧寒平素懶於營謀真是士農工
 商無他的分每日閒遊戲耍專以哄騙人為事且說房族一兄
 名趙方城為人忠厚老實是年承當里長催收糧錢因為其子
 趙宗自幼聘定李氏是年卜期完配奈李氏家富趙宗家貧一

切禮物無錢備辦只得虧空官銀十二兩官催糧甚急趙方城無銀補足官怒拷打下獄不能歸家後趙宗與李氏完配半月後李氏問道夫君妻來家半月未曾見公公一面不知向何處去了趙宗道不必問隔了兩天李氏又問趙宗見妻詢問不覺雙眼吊淚言道妻呀你要問我的父親都是我夫妻連累受苦李氏說怎麼言是我們夫妻連累公公夫君請講趙宗道賢妻要問請聽

提起此事珠淚滾 賢妻聽我說分明 父親生平甚公正
生我趙宗一個人 今年該將里長應 下鄉四處催糧銀
下鄉催糧未 必就不回家 只為接你銀錢緊 虧空糧錢十兩零

虧空了糧銀漫

怎奈家中無餘剩

想方設法難死人

太爺惱怒如雷震

時常打逼丟監門

咳呀公公受此苦楚嚴刑你要打個主意

好方

如今我錢無路徑

只要替父受罪辛

你這主意終是不得結局

不然將田來變更

或當或佃與換銀

你我夫妻在家安然使公公一人受苦其心何安乎則此時宜速不宜遲等你佃當田來又耽誤許多日期了

除此難將主意定 還望賢妻若何音

李氏言道妻聞古人有賣身救父如今妻願將衣服簪環拏去變賣以贖公公之罪夫君以為何如趙宗大喜急拏上街變賣僅得銀八兩歸家與妻商議無計可施李氏道妻回娘家想個方來趙宗遂送李氏回家李氏將此事對父母言明父不應允

李氏道、女兒出閣之時、爹媽未與女兒縫熱天的衣服、如今不煩操心、望爺爺拆銀四兩、何如其父許之、李氏得銀回家、交於趙宗、趙宗叫妻藏於枕匣內、又說趙宗衙門之事、一並不知他有一親叔父居隔數里、頗有能為、又常經理官事、遂與妻說明、次日往求叔父調辦其事、行至中途、恰遇無賴叔問道、如此忙迫、走那裡去、趙宗以得銀贖父、往請叔父辦事、告之無賴叔、陡起不良、佯對趙宗說、噫、你去家中無人、且你妻初來不知高低、銀子藏於何處、恐防盜賊、趙宗說、藏於枕匣內、諒也無妨、遂分別而去、無賴叔想道、這個財喜都不要、還在那去弄、遂假冒趙宗親叔、至家對李氏言道、我時纔在縣裡回來、太爺將趙宗一

並丟在獄內、你公公叫我回來、挈銀子說在枕匣內、快些挈來、李氏初來新婦、不知誰是親叔父、又見他說得真確、信以為實、將銀一並交付而去、不一時、趙宗同親叔至家、李氏向夫言道、時纔你叔父來家、言你被官收入獄內、這樣快一時就回來了、趙宗說、我去在叔父家商量、停當來家、挈銀、一同進城、李氏道、果是你叔父到家、言你父子一並丟監、叫他回來、挈銀子、他說在枕匣內、十二兩銀、概交與他去了、趙宗說、你說我叔父來家、如今現在堂前、你去看看、是不是、李氏一看、言道、不是此人、比時吵鬧一堂、共相猜詳、趙宗想道、莫非無賴叔哄去、問其衣服相貌、李氏說來、絲毫不差、趙宗急速追至其家、無賴叔早已逃去、

趙宗無奈回家捶胸頓足怨妻不已李氏受逼不過向着天爺
跪地哭道

李氏跪地情悽慘 滿腹含冤告蒼天 公公為媳把賬欠
虧空糧銀欺了官 官法如爐不待漫 可憐公公坐禁監
是奴心中暗打算 賣盡衣服與釵環 不夠又回娘家辦
方將銀兩來湊全 夫請叔父作主見 好贖翁罪回家園
看看雲開日出現 平地又遭不自冤 該天殺的將銀騙
不知逃去在那邊 天殺的賊呀 你到得銀笑破臉
害我一家不團圓 家中若有都得淡 賊呀 可憐我打盡主意
作盡難 如今人亡財又散 十分冤屈交付天

還望天爺將他顯 三朝一七報眼前 祝罷天地抽身轉

尊聲夫君要耐煩 皆因為妻少檢點 誤將銀兩付奸殘

呀 莫把妻身苦埋怨 另想良方救父還 叔父為人有才幹

再去請來作主權 李氏哭得肝腸斷 不知報應有無焉

趙宗見妻對天痛哭止不住淚如雨下李氏又催丈夫速去請

叔父來家商議趙宗信以為然收拾出門李氏見丈夫去了走

進房內自縊而亡及趙宗與叔來家早已氣絕駭得趙宗驚慌

無措叔父命去岳丈家報信岳丈來察其情悔恨不已速命備

棺停柩於居側 關帝廟中越二日天已晚趙宗閉門方睡忽

聽有人叩門忙問是誰答日是李氏妻趙宗道妻呀你切莫來

你死的屈與你做幾天道場李氏說妻不是鬼已蒙神聖救活了趙宗猶叻狐疑忙呼隣人齊至開門一看果李氏妻復同隣人執燭往廟內看見棺蓋丟在一邊又見旁塑周將軍像刀上挂一人頭鮮血淋淋細看之乃是無賴叔的頭轉身又見香案上放一小匣趙宗認得此匣打開一看原銀絲毫未失次日同隣里報於官官親來看驗回縣急將趙方城釋放免補糧銀發銀修造闕帝廟裝金挂紅又將李氏旌表從此案看來李氏一點孝心天命顯之神靈佑之遂至死中得生彼無賴叔之不良宜被神誅看來這個非爲斷不可做奉勸世人各尋職業慎勿自投法網神天共怒

大德化鄉

明朝有一尙書姓楊名翥字公舉吳縣人少孤家道貧寒爲鄉校師常夢入園林中誤吃兩個李子及醒來想起痛自責曰是我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悔恨不食者數日公在鄉里中極能忍氣讓人隣有失雞者四處尋不見遂疑是楊公偷去在他屋後大罵一陣猶恐楊公未知又指出姓來罵道我那雞是楊姓偷去難道不曉得祇怕你偷去吃了消受不起時楊公家聞之悻悻不平忙告楊公公心想失物咒罵人情之常與他吵鬧反爲不美於是訓家人曰

叫家人休得要臉紅頸脹

上前來且聽我細說端詳

居鄉里第一是要能忍讓

原不可因小事自逞豪強

隣家裡失了雞不知去向

他咒罵偷雞的也是該當

雖然說指出姓罵的怪樣

鄉里中不獨我一家姓楊

聽他罵我卽如沒聽一樣

也免得失和氣惹出禍殃

家人聽說遂由他咒罵不與計較又一隣居房屋狹隘進出必從楊公家過天晴路乾還無嫌礙落雨之期出進施泥帶水滿屋中多污泥之患楊公見了想叫他莫從此過隣人必然懷恨祇得裝作眼瞎若未嘗看見一般家人心中不喜復向楊公道我家中不是大路落雨屋濕何不叫鄰人莫從此過楊公恐家人阻攔失了和氣於是又訓告之曰

想世間有多少落雨路濫

行善人看見了心中不安

他必要請匠人脩起石板

使客商好行走方遂心焉

我家貧無有錢行此大善

豈可以因過路反相阻攔

況一年天晴多落雨希罕

又何必阻攔他結下仇冤

到不如隨他走若未看見

莫生非莫惹禍和氣一團

家人聽說遂隨他過路也不阻攔又近鄰向科平日恃勢辱善倚富壓貧見楊公爲人忠厚遂欲侵佔他基址畫一地圖呈閱楊家子弟見了忿怒不平有要與他爭辨的有要與他構訟的楊公想道田地無常爭的沒得買的多倘與他爭辨構訟多的錢財都去了不如忍讓爲高其子弟曰

看世人有田地原無一定 一時買一時賣不能常存
 有多少爭邊界後來窮困 有多少忍讓人子孫顯欽
 他今日把我們基址侵佔 無非是欺壓我楊家無人
 難道他爭這點就能昌盛 難道我讓這點就把家貧
 到不如忍口氣不與爭論 也免得打官司花費錢銀
 說罷復提起筆於地圖後便題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
 些也不妨向科見詩慙愧遂不敢侵楊公讀書成名官至尙書
 及致仕回家出入常騎一驢驢喜嘶鳴鄰有一翁年老方生一
 子愛如珍寶不料幼兒胆小每聽驢鳴輒驚哭涕楊公知之想
 道鄰里憂喜相關翁見兒子哭涕心中必然不安即我心中又

何能安乎思想一陣於是牽驢而嘆曰

我昔年在朝中曾為官宦 回家來騎驢子也是當然

不料得鄰家兒甚是小胆 一聽得驢子鳴泣涕漣漣

自古來為鄰佑要同憂患 他的兒即如是我兒一般

況少者要懷之孔子常嘆 我何必餽驢子使他不安

到不如牽出去賣錢幾串 縱步行也不怕道路艱難

楊公於是將驢賣了、徒步而行、鄰家兒不聽驢鳴、從此安然無
 事、又祖墓前有石碑、里中一放牛兒在此戲耍、失手把碑推
 倒、打成兩塊、墓丁驚恐奔告楊公公、心想碑已打壞、說也無益、
 但問墓丁曰、放牛兒被打傷否、墓丁對曰、未曾、公曰、幸喜尙好、

但只要未曾傷人雖然把碑打壞也是小事墓丁聽說方放心
去了楊公又恐放牛兒回父母將他責打又到他家好言安慰
之

楊公舉到此來有話相告

尊一聲老伯伯細聽根苗

祖墳上有塊石碑常安好

屢被那放牛兒東搬西搖

今不料被你兒失手推倒

這件事怪不得你的小曹

祇要他未打傷也就算好

回家來你不必把他刷條

我如今不要你賠我石料

也不要你賠些花費酒肴

放牛兒的父母聽得此言感謝不已由是鄉里之人一家大小
多感化焉後來公享高壽子孫蕃衍世代簪纓不絕今人不和

鄉睦里者聞此之風能不自慚自愧哉

祝地成潭

南宋朱夫子名熹字元晦婺源人家貧好學著述名儒天旱四
年人民艱食朱子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為社倉於鄉賑貸
貧民鄉黨賴以存活者幾千人矣及為崇安知縣縣內有一小
民姓易名立中為人奸險慣與人爭訟因此與鄉黨不和睦家
有田數畝與胡朝鼎邊界相連易立中每侵佔其地胡朝鼎都
讓他不與爭訟後易立中知胡姓地界有一吉地朝夕謀求不
能得遂忽生一計請石匠打塊碑刻祖先名字悄悄抬在胡姓
地界埋於土中胡朝鼎並不知道數年之後易立中忽然來爭

說那地界是他名下的胡朝鼎心中不服纔去向他問清易立中便吵鬧不休胡朝鼎無可如何只得婉言辨論曰

易大哥休得要這般吵鬧 你且聽爲弟的細說根苗

同鄉黨原來要大家和好 同憂樂共患難親如同胞

凡吉事還望你互相看照 豈可以相爭鬪來把禍挑

你今日爲甚麼這樣強暴 平白地要爭我一段荒郊

雖然說一塊地所值甚少 但我是受祖業不敢輕拋

你不如快快的回去爲妙 也免得打官司銀錢花消

易立中聽得這話怒氣冲冲就要與胡朝鼎鬪朝鼎見他凶橫只得逃回躲了次日赴縣告狀說易立中強爭邊界易立中聞

之具詞訴官說胡朝鼎橫強霸佔朱子提兩家審問聽他各說
是非一時不能決斷朱子無奈親到其地察看見其山明水秀
鳳舞龍飛果然是一穴吉地朱子心中暗想料胡朝鼎必是真
的及挖開其土則有碑記所載皆易立中祖先名字朱子見了
遂一意將地界斷與易立中易立中卽遷老墳埋葬於此胡朝
鼎告狀用了銀錢又失了地界回到家中忿怒不覺咒罵一番
曰

恨世人只曉得告穴在山 那知道穴反在方寸之間

本是你謀我地橫強霸佔 乃說是我爭去有碑我觀

你設的這計策實在奸險 無怪乎大老翁都被你瞞

常言說人不知天眼看見

難道你葬此地就出大官

猶恐怕到後來遭了天譴

人不興財不發受盡熬煎

胡朝鼎常常咒罵易立中雖然聞之也無如之何後朱子解在
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閒步往觀訪問居民易姓如今人
財何如居民說易某自葬此地以後人財愈見傾敗朱子又問
葬此吉地不惟不發反轉傾敗是何緣故居民說易某無良心
怎能發遂將造碑誑告之事細說一遍朱子聽了想昔年錯斷
此案懊悔無及不覺淒然嘆曰

想世間同鄉黨須要和順

為甚麼相爭奪喪盡良心

我也曾到此來察看一陣

只料着那胡姓侵佔是真

況挖出石碑來有記可認

我因此斷與那易姓之人

那知道是易姓預先埋定

到此時方知道易姓強吞

自古來謀奪人必有報應

無怪他財不發人將絕根

朱子嘆畢又立於塚上祝道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
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烈風暴雨雷聲吼震不止次日有人來
說易立中的老墳已陷成一潭了朱子不信急往墳前去看果
然不見了墳只見水汪汪的一個深潭遠近百姓聞知皆來觀
看朱子乃向眾人勸誡一番曰

想昔年我誤把這案斷錯

到如今方悔悟也無如何

爾眾人須要將世情看破

凡同是鄉黨人都要雍和

有冠婚與喪祭盜賊水火

相扶持相照顧共其憂樂

富貴人莫逞勢欺壓別個

貧賤人莫想方暗地作惡

凡田地爾是爾我是我的

切不可謀人地設計侵奪

凡百事相忍讓莫要生禍

也免得打官司無有下落

眾人聞知皆相警戒不可爭訟由此觀之陰地不心地好地
理還從天理高昭昭然矣世之同鄉黨者勿論親疎遠近富貴
貧賤大家都要和氣一團嫌疑不生聲勢不逞爭競不起詞訟
不興方是安生產長子孫之計非然者或挾仇忿或謀財產或
爭田土輒與人構訟相爭其不至於傾敗者幾希矣

無心得地

道光年順天府有陳翁所生二子長名陳典次名陳謨均在攻
書陳翁為人忠厚秉性謙和甘於忍讓凡遇人打罵他漠不關
心又常以忍讓二字教訓子孫且說他邊界相連有一張榮耀
其家富豪常逞豪強是個欺善怕惡人每每牛馬出來踐踏陳
翁糧食陳典弟兄久欲與他興事奈父親毫不介意只得忍讓
而已又說陳翁對門一山有半邊是榮耀的連界處陳翁大柏
樹六根論價要值一百二三十串錢借以培植風水因此從未
砍伐一日榮耀想這六根柏樹還值價生在界邊不便打墻不
如先將柏樹爭來後佔地界豈不兩得其便主意已定一日見
陳翁吃酒去了遂統數十人將柏樹砍回陳典弟兄意欲爭論

奈彼人衆凶猛不敢上前第二日忙辦酒席請了一夥英雄要到張家奪回柏樹衆人齊至俱憤恨不平都願効力坐在席上爭論要先與他打架後與他興訟正在高興忽陳翁跨馬回來見席上多客吃了一驚忙問兩個兒何事陳典陳謨將張榮耀爭樹事說了一遍陳翁聽罷笑道小事小事衆人說陳老公公這件事連我們都不依太把你欺狠了陳翁又笑道山中易生之物些小事情何勞各公費心衆人說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你讓得他我們讓不得大路不平旁人鑿我們替你出這口惡氣陳翁道各公所見亦是但此去不是傷他就是損我惹出事來開頭雖是爲我到底還是害我有幾句不入耳之言說來

各公聽聽

各公息言寬坐	聽我愚老細說	古人良言不錯
說來大家斟酌	君見人被人欺	切莫笑他懦弱
莫叫他賣香火	罵他要死不活	又莫笑他懶惰
不把綱常振作	須將道理想破	休得任性亂說
人欺他忍得過	他的志氣超卓	不因些小惹禍
不傷天地之和	人人笑他懦弱	上天見了歡樂
保佑發達如火	子孫中舉入學	從中勸勉方可
你的福也不薄	如何不去打破	反來嗆聳放潑
倘若一言挑撥	必定與人爭奪	兩下分個你我

怕的失手失腳 若是惹下大禍 害人性命不活
 小則披枷帶鎖 大則充軍頭割 父母在家受餓
 妻兒無由寄託 田地賣完家破 人財兩空熬擱
 縱然不聽刁鑽 也是唆人作惡 世人罵你嘴多
 陰司將你舌割 一言害人招禍 自己又把孽作
 細想這般口過 還要忍着忍着 多承各公為我
 席前忙把頭磕 替我把事消躲 父子感恩不薄
 眾人聽了這篇歌詞深服其言各自帶愧而散陳翁又將陳典
 陳謨教訓道爾等不曉事自古道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
 憂爭的沒得買的多為點樹木就要與人角孽一旦惹出禍來

亡身傾家都未可料你看直不直得陳典說他今日爭樹木異
 日必要爭山場父親既不要樹木趁此告他一狀以斷後患陳
 翁道說在那裡去了冤家宜解不宜結結成仇恨無休歇還要
 忍讓方是道理陳典又說這樣欺壓叫我如何忍得過陳翁說
 真謂難忍只要會想聽我說與你聽如遇人打罵我這是他的
 氣暴所謂凶神惡煞要避他纔是何必與人鬪罵古言道相罵
 無好口相打無好手倘若他打死我他雖要填我命我也是傷
 鬼了我打死他他家族豈肯容我我還要填他命官來檢驗又
 要用錢豈不人財兩空縱然未打死官司必不能免打官司也
 不是好事一用錢二受氣有不是處還要挨打帶枷過細想來

有甚好處。縱然打架光徒吵鬧。細想換娘相罵情形。若像小兒一般。我是大人。要學大人氣象。如何同小兒一般見識。與人換娘相罵。親朋聞知。豈不笑我。凡事從此思想。自能忍得住了。陳典又說。他是父母所生。我也是父母所生。我未必這樣下賤。甘被他欺壓。落得外人恥笑。陳翁道。這等心腸。就背了聖賢書理了。孟夫子說。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忠。必無禮也。這章書說得明白。言君子平素愛人敬人。遇着一個橫人。反相欺他。這君子不說此人橫。必責自己不是。越加敬愛。及到九九十足。那橫人都不回心。還要欺他。君子口裡還不說他橫。只是心頭想道。這一個妄人與禽獸無異。何必與他計較。細想君子遇人相欺。能再

三忍耐。聖人就稱贊不了。爾等如此忍耐。就有君子氣象。如何反說下賤。我有忍讓歌一篇。再來念與爾聽。

氣乃惹禍之根	不可任性縱橫	齒剛偏然易損
舌柔乃能久存	能忍可消仇恨	不忍亡身及親
能忍可却疾病	不忍萬禍降臨	怎奈人不猛省
總說忍讓無能	誰個讓得誰狠	甘被人欺凌侵
馮他負氣任性	一味霸道橫行	說話又臭又硬
惹着放刁撒橫	富者氣不能忍	必爭強弱輸贏
仗勢把人壓定	禍來家產必傾	貴者氣不能忍
每每目中無人	惹着就把官稟	害了自己前程

負者氣不能忍 一心為錢為銀 騙人不顧性命
想起必定輕生 賤者氣不能忍 指起靈牌我人
失手打傷人命 不免絞斬充軍 居家氣不能忍
父子兄弟無情 吵吵鬧鬧難聽 一家日夜忿爭
處世氣不能忍 難結親友鄉鄰 月月口舌當令
官非橫事重興 看來凡事不忍 寸步不能得行
忍氣要養心性 有個方法甚靈 與人口角爭論
當思傷了雙親 與人好勇鬪狠 當思把己看輕
與人結下仇恨 當思罪必及身 常把此事想定
心氣自然和平 尋常這樣思忖 臨時照樣而行

忍來忍去成性 久後越發精神 如此高出一等
爾等謹記在心

陳典陳謨聽了此歌滿心歡喜遂罷此事陳翁急命人上街稱
兩封糖食親自到張榮耀家賠小心言道昨日未在家中小兒
不知事得罪駕台看在愚老面上望其高見榮耀羞愧無言只
得恭敬款待至此以後榮耀越發高興他界邊相連又有個易
老五也是不服很的界邊有陰地一穴本在易老五地中榮耀
請陰陽擇地擇在此處陰陽說惟此地甚佳墓必即發大貴榮
耀聽得此言忙請石匠砌檨易老五得知兩下打了一架都進
城告狀張榮耀說易家爭他的易老五說張家爭他的官也判

之不清陳翁念在鄰近和了數次未能解散足足打了七年官司兩家銀錢用空不能下台後來一新官斷他兩家莫要留爲空地易老五思想留下有後患不如送與陳翁他在鄉里和睦甚善這場事與我解了數次此地酬答於他榮耀亦喜官也依允遂斷與陳翁結案兩家欠下重債只得將田地一並買於陳翁陳翁向二子笑道張易兩姓不忍讓家業敗盡我能忍讓反受兩家田地又替我掙得一穴陰地何等好處使當日依爾等見識焉能如此後陳翁死遂葬此地不上三年陳典陳謨均入膠庠陳典後舉孝廉合而觀之和與不和之報昭然不爽

化蛇報怨

亳州城西門外五里地名小鎮一部貢生其家富豪子孫強壯家有惡徒數人依主人之勢欺壓鄉鄰凡別人糧食菜蔬任意竊取家中牛馬亦多憑他踐踏鄰人見了敢怒而不敢言因此人人懷恨部貢生一毫不知且說宅近有一陳老其人本樸與部貢生邊界相連陳老宅邊有祖墳山甚寬大部家惡僕每日來放牛馬陳老叫他牽開惡僕便亂吵亂罵久來久去墳邊石頭概行踩垮碑石一並打壞陳老家族又遠每每責備陳老不經營陳老無奈只得告訴貢生誰知入門被貢生子孫辱罵一頓不准去見貢生陳老只得忍氣吞聲而回部家惡僕見陳老投訴主人越發凶惡故意放牛馬踐踏可憐路旁青苗概行吃

完陳老補起又放去吃及到成熟又放來喫陳老憂不過只得
又去告訴貢生不料去時又被惡僕得知半路阻攔飽打一頓
陳老忍痛不過一路哭回家來心想投人與他面理奈團近都
是畏懼他的誰肯直斷公道又想與他與訟怎奈他有聲名衙
門中誰不尊敬打官司也是枉然兼之我又本樸錢又不廣受
此無限的凌辱好不自憂遂向胸膛中幾捶正是人到計窮處
難禁淚兩行

罵聲貢生凶惡種 不由我今手捶胸 身在賢門出了貢

富貴雙全命運通 異日必為皇家棟 鄉黨隣里沾威風

趁此就該把德種 寬仁厚德待愚氓 誰知依勢將禍種

縱起家人逞英雄 一羣惡僕如虎猛 好似嘍囉出山中

糧食小菜時常弄 牛馬踐踏田裡空 隣近受害誰不痛

忍氣吞聲把你容 可憐我的祖墳眾 放牛放馬盡踏平

粟穀本是養人種 無故作賤天難容 向你告訴把粗動

打得腰疼背也躬 奈你不何珠淚湧 大罵一聲怒氣沖

在生在你把惡縱 死後難逃我手中 越思越想越心痛

冤仇不報怎能容

陳老哭罷言道部貢生我在生沒奈何死了都要害你從此
以後時時懷恨在心竟至憂成隔氣疾茶飯不能吞正是妙藥
難醫心腹病終朝不忘切齒人不上半載將要死陳老自知病

不能好命家人請木匠製棺木及棺木製成陳老對匠人言道
煩你將回頭鑿一小眼木匠驚問其故陳老說你莫管他與我
鑿起木匠道成功者不可朽壞從古以來也無此事陳老執意
要他鑿眼木匠見其情真再三問故陳老道我不說你們不知
我被邵貢生家人子孫欺壓過分因此憂氣成病自諒在生不
能報仇死後願變一蛇從棺木內鑽出將邵貢生心肝吃盡方
雪我心頭之恨木匠笑以爲迂遂依從開一小眼至晚木匠回
家路過貢生門自私相談論以爲此事開天地未有之奇不覺
拍掌大笑時值邵貢生正在門外閒耍見衆人狂笑忙問根由
內有相知者將陳老受害事細說一番貢生聽罷驚恐言道此

事家奴所爲我實不知復後想道若不與陳老認錯報應難免
第二日忙命人請陳老到家陪罪陳老那裡肯來貢生只得親
到陳家言道前事皆家人所爲我實不知又道是小兒惹事坐
落家長皆我不嚴教訓之罪望老翁赦我請到家中陪禮陳老
說老翁既曉知也不深怪但將你家僕當面責罰方雪我恨貢
生依允接到家中設席款待請陳老坐在上面貢生離席拱手道
站立席前愧自帶一言稟告老翁台 昨日閒立庄門外
人口嘵嘵亦異哉 他說你在把病膏 特請木匠作棺材
事已完畢說出怪 棺材要將小孔開 當時聞言自思揣
細問根由從何來 講我平素把你害 一心變蛇結禍胎

生前把我無其奈 死後報仇遂心懷 這句話兒我氣壞

都是無知小奴才 低頭作揖深深拜 雙膝跪地苦求哀

牛馬把你禾苗害 踐踏墳山實不該 屢年虧得你忍耐

害病受盡無限災 為我慣把小人待 特請到家把禮陪

畧備小杯作款待 恕我無罪方起來 陳老見貢生跪地不起急忙上前扶起言

道不知者不為過請起貢生起來又將家人罵道 叫聲家奴與孫患

忙將家法挈過來 從前做事理何在 橫行霸道狗奴才

欺壓善人天不愛 如今惹下禍出來 重責四十皮肉壞

齊跪席前苦求哀 陳老又見貢生責罰家奴心內甚是喜懼忙下席來言道

老爺做事真慷慨 口說就要行出來 用手忙把家奴帶

你們莫跪快起來 幾句良言來教戒 愚老說話記心懷

年輕休將良心壞 本分為人理所該 莫放牛馬把人害

莫去鬧很惹禍災 不是老爺多仁愛 這場冤仇解不開

如今主僕把我拜 不由這陣笑顏開 命 你的氣量真可愛

實在胸有翰院才 從前他們把我害 無日想起不悲哀

只說老爺暗主擺 縱起家人結禍胎 今日如此來款得

又跪席前把禮陪 實是錯把老爺怪 從此和好莫記懷

這陣我的病不在 二人把手下席來 多承好酒又好菜

大家吃個和氣杯

此時陳老心滿意足同坐席上 卽能進飲食共相暢飲 席未散

忽然胸中作嘔，口吐一物，長一尺，貢生怪而視之，乃一小蛇，旋動痰中，遂大相驚駭。貢生道：「若非今日請罪，老翁台定化蛇以報我。」至此，陳老病體全愈。貢生以後嚴戒家人，凡鄉里有欺壓咒罵者，貢生低頭陪禮，里人皆為感化。又與陳老相交，常通往來，噫嘻，貢生誠善解冤者也。世之待家僕者，若不時時警戒，恐陷於罪過中而不及覺也。有聲名者，其鑒之。

解忿愈疾

昔江陵有一胡駝子，耕田為業。同里有一王豪四，素性橫暴，時為保正。無故串通匪人，將胡駝子誣賭，用錢甚多。一日駝子在，家咬牙切齒，厲聲大罵王豪四云：

罵一聲王豪四，害人不淺。
想我家甚淡泊，命運乖舛。
你雖然當保正，公事能辦。
無故你起歹意，所為那件。
串通人誣我，賭左盤右算。
害得我用銀錢數十餘串。
耽誤了耕耘事，禾苗荒遍。
到明年秋收後，怕要退佃。
看起來你做事，實在短見。
古言道為惡輩，終久有險。

題將起不由我，咬斷牙關。
不過是寫田種，自盤吃穿。
我和你平素來，無仇無冤。
一心心加害我，其理不端。
平白地去告狀，不講心田。
打官司早晚間，何曾得安。
送不起主人租，好不作難。
那時節戴草帽，就把家搬。
挖地坑去埋人，全不怕天。
惟願你遭譴責，報應眼前。

進州衙見官府身遭大難

又挨打又抗枷還坐禁監

發牢瘟生牢瘡四體滯濫

到死後埋荒郊猪拖狗啣

非是我咒罵你惡言叫換

皆因是起黑心拖累用錢

罵畢含恨至深不能報復欲火燒其屋以洩積忿是夜月色甚明駝子不謀其婦持火潛往王豪四家匿身牆側以伺忽聞堂中有木魚聲燈火未滅駝子走在鄰家詢問言說豪四之妻生嫌因請僧人諷誦本願真經駝子聞之惻然改意自想道吾仇其夫何忍殺其子且燒誦經人家是大不祥也遂棄火而反行至中途倦甚遇大石橋伊就地而睡假寐片時夢爲霹靂一聲驚醒恍若有神推之起自撫其背已伸而不駝於是大喜回

家呼婦開門婦幾不識其夫駝子道我是胡駝子你就認不得了其妻方知是夫問道夫君之背爲何伸而不駝駝子細言其故婦曰夫君不告我而去萬一計行將若之何相與嗟嘆至曉王豪四來家要官事銀兩駝子出見與銀豪四視其背直甚異固請再三駝子不得已盡吐其實豪四聞言大驚遂還其銀雙膝跪地謝過曰

王豪四跪平川自把過講

尊一聲胡仁兄細聽端詳

前日裡做的事實在混賬

那塔兒存一個甚麼天良

論家財錢與銀我還頗廣

論穀米我本有千倉萬箱

衆舉我爲保正一鄉之仰

又有財又有勢武斷一方

平日間不守分胡思亂想
見人家在口角裝模做樣
背地理刁唆他與詞告狀
我只想得人銀三兩四兩
是這樣巧做作良心盡喪
兄前日遭的禍並非自撞
左設計右盤算平地起浪
只說是害別人我得暢快
昨夜晚念經典多虧和尚
看起來胡仁兄還是大量

一心想人銀多買田庄
假意見去勸解言語堂皇
搞爛了在中間好做過場
那管他受了害悲不傷悲
到今朝不得不掣出表揚
本是我欺壓你虎狼心腸
害得兄一家人難過日光
誰知兄報復我要燒房廊
若不然一家人險些命亡
解冤仇釋私忿遵行王章

行至在中途路改換形像

忽然間背不駝身體安康

細思量還是我做事不像

怕的是遭報應天不降祥呀

從今後我再不如此鹵莽

從今後我再不如此猖狂

歹心腸一刀斷拋丟江上

我合你永和睦共處一鄉

王豪四謝過一番說道昨夜拙荆產生一女異日兄台生男弟
願妻之駝子遜謝兩相歡笑而別明年駝子之妻果生一男兩
家遂結為婚姻往來不絕乃萬歷近年事也

敗節變猪

康熙年平湖縣城中有個邵秀才論他才學勝過一縣論他聲
名蓋過一城惜乎倚勢凌人武斷街坊隣近有事不論或好或

夕都要索些銀錢不然事就不能下臺因此人有難事都求他畫策且說隣近一富翁名陸米虫貿易發家生二子後陸米虫死長子亦亡次子名小米虫年十五歲不能操理家務有一表兄名楊坤素性奸狡家業貧窮陸米虫在日提携他學買賣因此長幫陸米虫死後凡出入銀錢概是楊坤理料見小米虫年輕時常浸漏每年暗交錢必過百餘串時隣近劉翁其家富豪爲人老成所生一女名春桃年方十五尙未許人楊坤作合許與小米虫爲妻劉翁與婿相得常通往來劉翁見楊坤浸漏銀錢常與婿言小米虫遂疎楊坤凡有事與劉翁商議楊坤不得浸漏欲破婚姻奈無有良策思想城中惟邵秀才多智謀遂求

打主意邵秀才初猶推辭後楊坤許錢二百串秀才方允諾有一堂侄名邵興善醫常出入劉家劉翁有小長年名王二生得俊美因私造謠言徧傳街坊說春桃與王二私通有孕請邵興墮胎邵秀才又叫邵興到家許錢五十串令實其事正是讒言敗壞君子冷箭射死賢人小米虫那能知道時值新春到邵秀才家拜年客亦衆小米虫走至門前方欲上堂叩賀邵秀才不准入堂言道汝乃娼門賤夫豈容登縉紳之堂小米虫聞得此言羞愧無顏回家四街訪察方知春桃與王二有私遂不察虛實竟去告狀退婚縣官喚齊劉翁王二審問皆不承認又喚邵興審問邵興說春桃請小人看病飲墮胎藥是實至於姦夫不

知誰人縣官聽說墮胎將王二責打斷劉翁另嫁命差押下具
 結此時已至二更劉翁送在衙門歇宿心中想道女兒若無此
 事因何又飲墮胎藥這個賤人不治死他我無面見人主意已
 定只候天明再說春桃是個烈女在家聽聞斷婚我無故受此
 冤枉使父母羞辱今又將我另嫁這個冤枉跳在黃河都難洗
 清也罷人生百年難免一死不如咬破指頭寫下冤白帖以表
 心腸死在陰曹哀告閻君與我伸冤去遂將冤白寫起放在懷
 中自縊而死及第二早劉翁怒氣回家忙叫春桃出堂誰知喚
 了一陣不見答應進房去看方知吊死劉翁也不知憐恤放下
 吊取出血書一封劉翁將書接過展開念道

春桃提筆肝腸碎	傷心不住淚長揮	這場禍事從天墜
滿腹含冤訴與誰	寫下冤白情難諱	天地鬼神記幽微
小女生長閨閣內	母命諄諄未嘗違	幽閒貞靜不敢昧
三從四德守戒規	年幼讀過烈女傳	豈肯失節把心虧
不料讒人良心昧	醜聲傳聞敗女閨	夫君將我告縣內
決意不肯效干飛	太爺不察真與偽	竟將小女來斷回
夫妻本是前生配	拜上陸郎心太虧	你們乃是男兒輩
該將情理細詳推	妻子不是烟花類	根深豈任狂風吹
如今鴛鴦不成對	死在九泉志難灰	二拜父親不得會
回家莫把女兒恚	受盡凌辱公堂內	須要耐煩莫妄為

女在陰曹尋仇對 願與仇人理是非 三拜母親雙流淚
死後無人把孝披 燕子脚泥空着壘 養育恩德化如灰
非是女兒孝心昧 事到頭來不能推 寫罷藏在懷中內
一夕千古恨難違

呢呀女兒爲父只說你果有此醜事死也當然誰知你無有虧
心竟至冤屈而死女兒叫爲父恁不心痛

觀罷冤白心如醉 不由這陣好傷悲 只說女兒自有愧
誰知完璧本無虧 自從養你在家內 少出房門把人窺
行坐端方自重貴 打扮樸實效古規 爲父愛你如寶貝
女中君子信不虧 誰知今日遇災晦 竟使父女不一堆

賈

既尋短路免羞愧 也該等待爲父回 爲甚得信把命廢

爲父怎能不傷悲 越思越想肝腸碎 大罵讒人心太虧
造謗真同禽獸輩 不顧名節說是非 害我父女不相會
冤仇不報人枉爲

劉翁想道這冤白貼出外去誰個肯信又想稟於縣官奈女兒
已死也是無益不如做張詞狀與這冤白一並燒在城隍面前
甘願與造謗人一同死去做個三曹對案罷了遂將詞狀寫起
焚化畢回家三日竟氣逼而死楊坤見劉翁父女既死大遂心
願又與小米虫擇配張氏女完配一月後同張氏回娘家忽見
一孩子向張氏喚媽小米虫怪問其故張氏說此我寄拜之兒

小米虫心中疑惑、過後訪察、方知張氏當娼私養的兒、小米虫想道、棄前烈女而娶娼婦、報應不爽、竟至蕙氣而死、陸氏宗支遂絕、又說邵秀才上省科舉、起程時、楊坤邀入酒店、餞行、兩下皆醉、秀才一去、楊坤醉卧街中、忽然大聲言道、敗春桃名節、實我造端、今劉翁父女告訴閻君、要我這一干人到案、說罷、扯出舌头、抓爛、血流不止、家人拾回、忙請邵興調治、邵興一見、駭得魂不附體、當時顛狂行走、兩街自將已過、說出將近七日、與楊坤一同死去、恰值邵秀才進場之期、在院甚是得意、自料必中、及三場畢、夢見帝君曰、今科已中第七、且爾前程遠大、不止一舉人、因爾平素欺壓隣近、妄索人銀、今又與楊坤畫策害死

劉家父女、上天惱怒、短爾壽算、絕爾子孫、以彰報應、說罷、向胸堂一脚、秀才驚醒、吐血一瓢、即時坐轎回家、睡在床上、雙目吊淚、邵子問道、父親從未有此病、不知從何得來、邵秀才嘆口氣道、兒哪、如今失悔不轉、若問病根、聽爲父說來、

未曾開口淚如雨 自恨當年悔不及 爲與楊坤打主意
要害劉翁他女婿 銀錢二百送家裡 因此方把婚姻離
害得兩家失了義 劉翁父女把命逼 昨在科場甚得意
自知必中料得的 出場夢中遇關帝 說我今科中第七
前程遠大無限地 皆由先祖把德積 平生作惡傷天理
離人婚姻爲第一 折了功名不足意 還要短壽絕子息

說罷一脚踢胸裡，醒來吐出血染衣。如今雖然回家裡，怕的一夢命歸西。倘若爲父身死了，你們須要聽教習。第一隣里要和氣，不可依勢把人欺。第二銀錢是小事，害人性命難下席。三莫與人打主意，離間婚姻罪齊眉。不信把我思心裡，報應到頭悔不及。他家有事如自己，從中解散勝功績。衆善奉行必如意，自然發達有昌期。邵秀才哭罷，言道平生苦讀詩書，今雖得中黃榜，生不能見矣。遂悔恨而死。死之日，正發榜之期，果中第七。秀才雖死，雙眼不閉。及報子到家，將報條念與他聽，方纔瞑目。死後正值週年夜，邵妻與子同夢，秀才言道：我爲小米虫一事，拆盡功名壽算，不

足償其罪，又罰在劉翁家變猪。猪有五個，四脚白毛，尾尖半白。的猪，卽是我爾等速去買回，不然將就殺矣。劉女春桃誤死，勸街坊與縣主說明，迎入節孝祠享祀。不然定遭瘟疫，母子醒來，大相駭異。至劉家視其猪，果有五，其中一猪與夢中所見無異，以三串錢買回，放在家中不便，養於城外白塔寺中，日以豆餅酒糟餵之。後邵家一老了頭，爲口角相傷，將此事說出，四街傳聞。每日觀者無數，猪見生平所交的人，低頭如羞愧狀。或有以邵某呼之者，猪便叫聲發怒，四蹄跳躍，人以為邵秀才豪氣未除。寺人惡其招搖，一夜牽去，遂不復見。又春桃迎入節孝祠，情由邵子前未說出，是年城內瘟疫大作，邵子皆病死。邵妻只得

將春桃情由說出衆街稟告縣官迎入節孝祠享祀瘟疫不數日而止

掘苗報仇

長州縣地名梨樹坪，一人名叫仇便，家道寒微，不守本分，常以痞騙磕索人家銀錢，過活終朝，因此里中怨恨他的人也甚多。單講他一事，同里有個周一清，有田八十畝，是個安分守己怕惹事的人。一日雇工在仇便祖墳邊放牛，竟被仇便看見，想道：「這幾日沒得錢用，不免打個主意，求點財喜。」是夜暗將墳上石掀脫幾個。第二早假意去看，四處投人說：「周一清，昨在他祖墳山放牛，將墳上石踩跨，要與他興訟。」周一清得知，託衆人與他

解釋，願出錢講和。衆人雖然知道是仇便磕索，怎奈周一清本分爲人，一鄉之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遂與仇便講財喜。仇便道：「這件事非我一人之事，犯了我一族人，非大非小，我也不敢要錢講和，除非他出一百串包整墳塋，方可。」衆人左勸右勸，說了八串錢，仇便那肯依允。後又說二十串，仇便越見高興，總要一百串。衆人見他貪心不足，乃說：「既然不允，我們也無能。」大家告辭而散。仇便想道：「周一清是怕事的人，不向城內走，他不出錢的，遂假意進城告狀，只望有人來留，誰知進城數日，並無人來。」時有差人李貴問其根由，總成他告狀。仇便道：「身無半文，如何遞紙。」李貴想周一清的錢，遂墊錢做呈詞，告了一清得知，忙

請眾隣人求計，眾人說他明明痞騙人，還要告狀。如今我們不依他，遂叫一清進城訴紙，將仇便某年騙人錢若干，某年偷小人現有罰帖，一並訴出。審案時，大家都來替你說話。一清依計而行，及臨案時，一清將仇便往年事說一番，今掀墳上石，也是他來痞騙我的。太爺猶未深信，及喚隣人審問，件件是實。太爺當時發怒，指着仇便大罵起來。

罵一聲狗奴才實在可惡，平日裡痞騙人混賬孽徒，你貧窮皆因是前未脩補，到今生受淡泊衣食不足，趁此時就該要尋個正路，或幫人或挑担保全衣祿，若不然學工匠專心藝術，再不然撿狗糞也得顧住。

世間上那有個長貧久富，灶上碗輪流轉人人信服，只要你守本分天必保護，默默中降吉祥衣食豐足，狗奴才全不把此理省悟，鄉黨中任隨你也者之乎，每日裡正經事不愛去做，偏學那滾刀皮講五講六，歪戴帽斜穿衣如狼似虎，若有人惹着你惡言凌辱，動不動就說是不把命顧，打三個擒兩個文進武出，結交些濫朋友生死相顧，街市上一遇着喝酒吃肉，錢用完日後裡我誑設故，找一個不好事把人污辱，本分人怕惹事任你擺布，富豪家怕用錢來講和睦，得慣了這味道時常去做，無事中生些事把方想出。

你老爺來為官善察細務

不比你這種人禍患難除

於是將仇便打了一百板子仇便挨痛不過叫道太爺呀小的
進城身無半文本不願告狀太爺的公差李貴替我墊錢做呈
詞勸我告狀他說好弄周一清的錢太爺聽了大怒又將李貴
罵道

聽一聲不由我心中大怒

提起你衙門人全不知足

公門中正好脩各宜省悟

干公門容駟馬善於治獄

打官司都只為冤屈無路

在其中解勸他功德誰如

奈爾等全不把好事去做

光圖你弄銀錢不分直曲

把良心放背上不存心術

這弊病聽老爺與你說出

一見那原告窮無有出路

想被告他必定是個富戶

告不成這財喜怎能到手

還不如呈詞錢替他墊出

得了票下鄉去甚是威武

或騎馬或坐轎又帶小徒

雄糾糾氣昂昂跟一大路

一進屋把簽票惡言對讀

主人家恭敬你如同官府

你還要吃老酒又要雞肉

臨行時脚步錢講得可惡

拏一串你心中都還氣粗

進城來講差禮將他擺布

道一案幾十串由他不出

若不然官面前去把話補

定叫你挨板子又坐下處

全不想民間錢來得最苦

你冤枉得一文必損福祿

常看你當差人無有後路

見幾個有兒孫長享清福

這風聲不宜長實在可惡。拖下去打一百衙門革出。不言李貴革了衙門，又說仇便挨打回家，想道：這回背時不淺，不但錢弄不到手，反挨了打，這口惡氣如何得消？心想到周一清家去放痞，奈現有官案，他是怕的，又打個甚麼主意？俄有了，我想周一清有條牯牛，論價要值十幾串，如今街上瘟猪肉多，不免稱上一斤，灌在牛口中，牛必受瘟而死，他心剛來賣，那時我去稟官，說他私宰耕牛，使他用些錢，豈不報了仇恨？主意已定，遂上街割猪肉，暗地用草包着，灌在牛口，誰知周一清有時運的人，那牯牛竟然無恙，仇便又想這樣不對，那樣又來，他有梨子一林，如今現在結菓，每年他要賣百餘串錢，不如暗地去

在林中將梨樹每根鋸半邊，用土蓋定，那樹必死，害他賣不成錢，也可消我惡氣。於是頭夜鋸了十根，第二日周一清至林中，見地有鋸木灰，只知有人偷樹，並未疑仇便害他，是夜命長年去守，正遇仇便又在鋸，一清得知，竟將仇便挈着投明四隣，要送官，仇便恐懼，只得罰戲一臺，方纔了足。至此仇便心中更見惱恨，一清此時正秧苗懷胎之時，仇便統了一夥人，將一清田中秧苗正茂盛的，概行抽出水面，一清那裡能知？第二早出外做活，忽見秧苗浮在水面，好不心痛，站在田邊，吊下淚來。

一見了田中苗，概行睡倒。不由我這一陣心如穿刀，莫不是薨秧時太踩很了。莫不是遇虫蝗喫壞禾苗。

莫不是天怒我居心不好	莫不是風吹壞葉盡枯焦
真令我這一陣難以猜倒	到把我這一陣珠淚長漂
細思想做庄稼苦之不了	一年中在田內受盡煎熬
開了春依節氣去把田耖	到此時決不敢空閒一朝
清明節平秧田忙將種泡	過一七方下泥不敢停消
上秧水只恐防天色不好	淹了水又恐怕風雨不調
立夏到要栽秧人人忙了	又犁田又車水大小受勞
栽了秧怕的是田中生草	半月後拋活路來把秧薅
薅過後田塍邊時常看照	水一乾那禾苗必受煎熬
直待那穀成熟秋收一到	打進倉那時節方免憂勞

為庄稼我也曾睡晚起早	為庄稼我也曾背摩肩挑
為庄稼無一日不積糞草	為庄稼無一日不把心操
為庄稼直做得從小到老	從木見懷胎時苗盡枯搗
苦只苦一家人不够吃了	傷只傷田中禾正在打袍
這都是天降災禍害不小	到不如回家去細說根苗
周一清哭了一會想道這件事到把我不明白若是人扯的也	
不喪這種天良不如回去罷哭也枉然遂起身歸家去走着	
想從古以來也未聽說此事正是人到迷津處自有好音來	
清正在思想忽然來個老人慌忙問道小地名叫梨樹坪在那	
裡一清說此處就是梨樹坪老人又問有仇便周一清這兩人	

沒得一清說你問他則甚老人道怪事怪事我昨日爲點小事
耽擱未得回家時天色已暮宿於城隍廟睡至夜半夢寐中見
廟內燈燭輝煌如白晝一般見一戴金盔穿紅袍的官坐上面
兩旁侍衛亦多又見幾個穿紅袍的官從外而入對上面的官
說道時纔小神報道此地梨樹坪仇便拔周一清田中禾苗其
罪不小你我當奏聞 玉帝金盔官聽罷飄然而去至四更時
方回紅袍官問道如何倒旨金盔官說仇便罪不容赦 雷部
施行說罷廟內人迎送出去我避躲廟旁看得明白聽得清楚
你可知這兩人否周一清聽了大驚失色也不敢認便答道並
無此兩人老人遂去一清遂放在心中將近十天忽然雷雨大

作打死仇便跪在周一清田邊此時一清方纔說出以勸世人

搜雞煮人

昔宜賓縣有一人名叫林二幼喪父母家業凋零只得幫長工
度日伊親在日曾與他聘定本地楊廷貞之女爲壻及至林二
成人積有工錢數十釧意欲完娶夜下遂與主人商議伊主人
係是好善之人願送東庄茅屋三間與林二安扎妻室林二大
喜次日請媒至主人家中款待非常將期書交與媒人媒人隨
卽回家過了一宵次日將期書送至楊廷貞家下誰知楊廷貞
嫌貧愛富素有退親之意一見媒人送期書至大驚失色道此
事還要商議媒人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還有甚麼商議言畢

轉身而去。廷貞轉至秀房，悶悶不樂。女兒秀英問道：「爹爹時纔堂前與何人言廷貞道我兒不知時纔媒人送期書至家爲父暗想林二家道貧寒，吾兒過門難受淡泊，不如捨錢數釧，挈與林二將女兒紅庚退還，另擇門戶，豈不甚美？」秀英道：「父親之言差矣。我夫家雖然貧窮，姻緣乃是前生註定。又道好馬不配雙鞍，烈女怎嫁二夫。廷貞聞言大怒道：「狗才願配林二，日後受貧苦，就莫要埋怨爲父的。」秀英道：「爹爹呀，女兒嫁鳥隨鳥，嫁雞隨雞，縱受淡泊，女兒心甘情愿，不得埋怨父母。於是廷貞無有異言，過了數月，吉期到來，林二聊備禮物迎親過門，夫妻甚是恩愛，過了三日，林二仍然去至主人家下傭工，楊氏在家紡績度

目不覺年逾三載。楊氏產一子，命人與夫送信。林二聞信，卽與主母言道：「我妻生晚，我要回去看望，特與主母說知。」主母甚是賢淑，聽了林二之言，送有公雞一隻、衣裙一根。林二接到禮物，歡天喜地，歸家將雞殺了，吩咐妻道：「你在家中將雞搗洗，爲夫要往長街買得香燭紙錢敬神，說畢上街去了。且說隣近有一潑婦姓姚，甚是驕悍，若有人惹着他，就罵得一七。因此方團與他取個混名，叫做姚婆子。一日失雞一隻，在門外咒罵不堪。此雞原是本境一鄉約偷去，此人姓張，混名駝子，素無良心，專以唆訟爲事，見得姚婆子咒罵難聞，只得出門走避在林二門前。經過看見楊氏在洗雞，就起不良之意，轉來喊姚婆婆，你在罵

繪圖宜譜集卷之二
甚麼婆子道張鄉約你不曉得我喂一個大公雞今天不知那
個天殺的偷去故爾在此叫罵。鴛子說姚婆婆你失了一雞時
纔我在林二門前過見那林二娘在洗雞想此雞怕是姚婆婆
的快去林二家中搜尋。婆子聞言就向林二家中而走且說楊
氏將雞洗了放在鍋內煮起夫未回家氏往後園尋菜去了姚
婆子走在門前喊叫林二娘數聲不見答應說道你偷了我的
雞你還不出來在屋裡躲住我還曉得來搜。一值走在廚房來
看鍋內煮的一雞撈起一看恰與所夫之雞一樣發怒道好吃
婆娘你偷我的雞不好意思就在房屋躲倒我找到你就不得
下臺邊罵邊走林二房中一看不見林二嫂遂往床上一看並

無有林二嫂只見一孩子在呱呱而哭婆子心中暗想你將我
雞偷來殺了我不免將你兒子償我雞命就把娃娃抱起走至
廚房丟下鍋內將雞撈起悄悄挈回家去了且說林楊氏尋菜
歸家走在廚房看雞熟未熟不看則已一看不是雞乃是個娃
娃心中大吃一驚急往房中去看兒子不見了方知兒已已煮
死不覺放聲大哭云

我嬌兒死魂不在 好似鋼刀扎心懷兒時纔爲娘喂了奶
放在床上叫乖乖 只爲尋菜娘出外 耽擱一時轉歸來
家中有個甚麼怪 兒煮鍋內喪陽臺 這是誰人起毒害
害我母子兩拆開 從早父回兒還在 抱住我兒說從來

說道林家有後代 懽容笑臉喜心懷 於今嬌兒命不在

又叫為娘怎安排 哭聲兒來叫聲苦 刀割心肺淚盈腮

見陰司路上等一等 等着為娘一路來

楊氏痛哭一陣心中想道我兒子知何人起下毒心將他煮死我丈夫回來看見死得這樣傷慘必要苦打於我我又怎麼過得自思無路於是自縊而死且說林二回家見妻房內縊死嚇得魂不附體急忙床上觀看未見踪影轉至廚房只見鍋內熱氣沖沖撈起一看見兒煮死有骨無肉就放聲大哭起來

一見妻兒死得苦 心中好似箭穿肉 從早歸家妻接住

懽容笑臉接到屋 千錯萬錯是我錯 不該上街買香燭

只說敬神酬先祖 報答祖宗接香爐 我妻為何尋短路

兒煮鍋內不見肉 這又是個甚原故 莫非嫌夫家道無

你我夫妻有定數 嫌貧愛富你也無 先年為夫遭困苦

你父將你另嫁出 我妻本是貞節婦 三從四德記得熟

馬配雙鞍難行路 烈女豈肯嫁二夫 說得你父無言吐

勉強應承結花燭 妻到我家三年數 半句怨言未曾敷

只說後來有好處 誰知拋別在中途 早知我妻尋短路

夫不上街看何如 怪得心忙無有主 耳燒面熱在路途

妻呀你今一旦歸泉路 你父豈肯來輸服 若將此事告官府

橫身有口難分出 越思越想越無路 你叫為夫怎酬賭

林二大哭驚動隣舍前來勸道林二哥不消哭你妻已死不能復生快快去在楊家送信纔是林二收淚遂往岳父家下送信楊廷貞聞知卽與林二來至林家看見小兒死得傷慘大怒言道林二我女兒來到你家苦受奔波自尋穿吃不知你起何樣心將妻子害死我要進城報官於是投明地隣鄉保進城具控官批驗屍訊奪次日太爺下厰驗尸驗明乃是自縊傷亡太爺吩咐備棺埋葬楊廷貞說道小的女兒死得甚苦總望大老爺作主太爺遂問林二道你妻爲何吊死恐莫是你夫妻口角林二是個本分人見了太爺一句話都說不出太爺正在難處忽然天上雲雨交加電光一晃豁喇一雷將張舵子打死在厰

之外姚婆子忽然癲起跑至尸厰高聲言曰

半空中霹靂响魂消魄散

衆人們且聽我自說罪愆

張舵子偷雞吃害人無厭

才起我姚婆子方惹禍端

到林家去搜雞無人看見

煮死了他的兒把雞命填

這是我姚婆子做事短見

鑒察神使起我恍惚狂癲

勸衆位莫學我糊行亂幹

到今朝神聖怒惡報顯然

言畢扯出舌頭七竅流血而死太爺聽得姚婆子之言方知其

詳將要斷案差人又報林楊氏還魂太爺問其根由楊氏只得

從頭訴曰

未開言不由奴淚如花卸

尊一聲萬民主清天太爺

太爺

道林楊氏有話緩緩訴來

小民婦自幼兒父許林舍

翁姑死家業化甚是窮迫

你一家菜子命你婆家先富後貧這也是你的命

我夫君帮長工氣力甚好

積下錢數十串要把奴接

當婚女大當嫁正是人生所不免的

有媒人送期書來到家舍

我父親欲悔親要退庚帖

哦你父要退庚帖豈不成了嫌貧愛富之人你就該要阻生纔是

奴雖是女流輩見識甚窄

有三從合四德一一記切

三從四德這就是女中君子女中堯舜了

對父說奴願隨林家去也

因此上過林門心甘意悅

你既心甘意悅為甚麼又去吊死敢莫是夫妻口角

我夫妻並未會之無也者

都只為十月滿降下禍劫

了兒子為甚又拿去煮死呢

三朝後夫回家將天酬謝

上街去買香燭報答天爺

他買香燭紙錢去了你還在屋裡嗎

因尋菜小婦人去在園野

回家來不見兒肝胆碎裂

哦你尋菜去了

回來不見兒子你該知道是那個謀害呢

不知道是何人良心喪絕

煮死了痛心兒好不悲切

把你兒子煮死你丈夫回家你又怎麼下台呢

怕的是夫回家性情難惹

因此上尋自縊自把氣滅

你既吊死又怎麼得還魂呢

到陰司想奴夫念念難舍

閻君爺放轉來三魂歸闕

為你貞節故冥王纔送你轉來呢

操煩勞大老爺駕至荒野

是誰人壞良心與我判別

訴畢太爺道林楊氏你的冤屈本是張舵子好吃偷雞姚婆子

陰毒害命他二人業已受了惡報本縣回衙自有道理吩咐一
千人証帶回衙中坐堂斷楊廷貞嫌貧愛富捏詞誣告罰銀四
百兩與林二夫妻安家此案了結又將楊氏不嫌夫貧詳文上
司旌表後來楊氏生子二人讀書成名聯科及第以獲美報

... 報本縣...
... 得廷貞...
... 結又將楊氏...
... 讀書成名...
... 聯科及第...